

異
史

聊齋誌餘序稿

異史目次

第四卷計九十四則

狐夢

陽武侯

趙城虎

螳螂捕蛇

武技

小人

秦生

狐妓

酒虫

木雕人

封三娘

布客

農人

童阿端

餌飪媼

金永年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周順亭

心頭小人

義犬

獅子

閻王

土偶

長治女子

鄱陽神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罵鴨

柳氏子

上仙

猴靜山

錢流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竇氏

梁彥

龍肉

山市



白蓮教

雙燈

捉鬼射狐

塞償債

頭滾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蛙曲

鼠戲

泥書生

土地夫人

寒月芙蓉

酒狂

柳秀才

水灾

諸城某甲

庫官

董公子

龍無目

雨錢

妄杖擊賊

秀才驅怪

龍取水

小獵犬

碁鬼

二商

梅女

郭秀才

死僧

阿英

摘樹

赤字

牛成章

青娥

鏡聽

牛瘞

金姑夫

梓潼令

胡四娘

鬼津

仙人島

閻羅竟

顛道人

祿數

珊瑚

龍飛相公

瑞雲

鹿啣草

異史卷之四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狐夢

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鬚。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狸。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猶存。畢驚起問其誰。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携女至。態度嫋婉。曠世無匹。

婦謂女曰。卑卽興有夙緣。卽須留止。明日早歸。勿貪睡也。卑乃握手入幃。欵曲備至。事已。笑曰。肥卽痴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明日卽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卑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縗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至。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斂衽稱賀。已將踰席。婢入白。二娘子至。見一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數脇骨。遇呵手指。卽笑不可耐。便怒謂我當嫁焦燒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髡。卽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

詛也。新郎在側。直爾慙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猫至。年可十二三。雅髮未梳。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瘦痛。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丈。姊丈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更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姊丈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猫憂然鳴。大娘曰。尚不抛却。抱走蠻蟲矣。二娘曰。請以狸奴為令執箸。支僵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然即昌。忍三姊怨人。小女即乃抱猫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

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苟蓋也二娘亦欲相醉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酌曰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爲奸人所算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鉢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寢子去怪足冷冰也遂起入室易馬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卑自歸暨然醒寤竟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謠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卑奕卑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謂必大高着今視之只平手耳卑求指誨女曰奕之爲術

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
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奕者游。則人覺其異。咸
竒之。畢為人坦直。冒無宿物。微淺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
者不交。往生也。屢囁慎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
乃稍解。然由此來。寢寐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
棄。與之寢。不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
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
憶如君者。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囁。故秘之。女曰。向爲是囁。今已
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妹爲西王母。微作花鳥使。不
復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叔兄有舊。臨別已產二女。如今尚未醮。
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遇自寡。遂起握手。曰。君

送我行至里許。洒涕分手曰。彼此有志。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榮光矣。遂誌之。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鬪草萊中。以爲異。因請於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后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遣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鵠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造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答嗟而去。既長。后面垂鼻涕。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隸軍籍。是年應。

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侯十八歲。人以太
憨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
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侯。遂携室
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
間雨止。始復行。終及數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
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丰采頗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
爵至禎啟間。襲侯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
封家。進御者有妓。即以上聞。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
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
爵。旁支譖之。以為非薛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

定。

趙城虎

趙城。媼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為虎所噬。媼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訴之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媼愈號咷。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縴之。諾為捉虎。媼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柰之。即問諸從誰能往之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媼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偽局姑以解媼擾耳。因亦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

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繩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媼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媼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旦啟扉。則有死鹿。媼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卿金帛擲庭中。媼從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卧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媼死。虎來吼於堂中。媼素所積綽可營墓。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始去。土人立義虎祠於東郭。至今猶存焉。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顛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額上革肉已破裂云

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啖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客舍豈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詎詎然交臂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撑格拒李時時

蹈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邀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適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善藝於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爲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終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火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爾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衆慾憇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尼即還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固

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踝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迂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后年餘僧復來。爲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齒莽。惹他何爲。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阮亭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峯爲內家。三峯之後。有閩中人王宗。宗傳溫州陳州同州同明嘉靖間人。故今兩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來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征南之徒。又有僧耳。僧尼者皆僧也。兩窓無事。讀李越事始末。因識於後。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檻。檻藏小人長尺許。投一錢。則啟檻令出。

唱曲而退。至夜。拔宰索檻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中歸。為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携之以爲戲具。宰怒。杖殺術人。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悞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遭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痺涎流。不可制止。取錢將償。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餓渴而死多矣。一錢既盡。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妻號泣為備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逕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甦。叩而詰之。曰。我狐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遇君。

家。彼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輾轉不可復忍。因思代之以醋。謀諸婦。婦嗤之。丘固強之。乃煨醯以進。壺既盡。始解衣甘寢。次日揭壺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稟寢。詰知其故。固疑嫂不肯為兄謀酒。僕言夫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則醋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即毒藥猶甘之。况醋乎。此亦可以傳矣。

狐妓

諸生王文。東昌人。少誠篤。薄游於楚。過六河。休於旅舍。仍步門外。遇里戚趙東樓。大賈也。常數年不歸。見王相熟甚歡。便邀臨存。至其所有。美人坐室中。慄怪却步。趙曳之。又隔窓呼。奴子去。

王乃入趙。具酒饌。話溫涼。王問此何處。答云。此是小拘欄。余因久客。暫假牀寢。話間。姪子頻來出入。王囉促不安。離席告別。趙強捉令坐。俄見一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秋波類頰。眉目含情。儀容嫋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至此。惘然若失。便問鹿者。何人。趙曰。此媼次如。小字鷗頭。年十四矣。纏頭者。屢以重金贈媼。女孰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禪。哀免。今尚待聘耳。王聞言。俛首嘿然。痴坐。酬應。悉乖。趙戲之曰。君倘垂意。當作冰。王慄然曰。此念所不敢存。然日向夕。絕不言去。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囊澁奈何。趙知女性激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拜謝。趨出。罄貲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媼果少之。鷗頭言於母曰。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我初學作人。報

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媼以女性拘執。但得允從。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雞中悔。加金付媼。王與女歡愛甚至。既謂王曰。妾烟花下流。不堪匹敵。既蒙縕縓。義即至重。君傾囊博此一宵。惟明日如何。王泫然悲哽。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顧未有敦篤如君可託者。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聽譙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符繫僕股。並驢耳上。縱轡徑馳。目不容。故耳后。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母貪淫。日遭虐遇。心所積憇。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恙。王畧無疑。二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曰。何為此慮。今市貲

皆可居。三數口淡薄亦可自給。可鬻驢子作資本。王如言即門
前設小肆。王分僕人。躬同操作。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刺荷
囊。日獲贏餘。顧膳甚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媼。王自是不著犧鼻。
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然忽悲曰。今夜合有難作柰何。王問之。
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婢來。吾無憂。恐母自至耳。
夜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吾無何。妃子排闥。女笑逆之。
妃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繫女
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罪。妃子益忿。猝女斬殺。家中婢媼皆集。
妃子懼。奔出。女曰。婢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
裝。將更搖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
也。女迎跪哀啼。媼不言。掀髮捉去。王徘徊愴惻。眠食都廢。急詣

六河。吳得賄贖。至則門庭如故。人物已非。問之居人俱不知其
所徙。悼喪而反。於是依散客旅。橐貲東歸。后數年。偶入燕都。遇
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
何說。僕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
愛而贍之。詰其名。自稱王收。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
師嘗言得我時。冒前有子。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
文。烏得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
問而知爲王生子。收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鬪好
殺。王亦不能箛制之。又自言能見魅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
狐者。請收往覘之。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
鳴。毛血交落。自是遂安。由是人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壘。忽遇趙

東樓巾紵不整。形色枯黯。驚問所來。趙慄然請問。王乃偕歸命
酒。趙曰。媼得鷄頭橫施楚掠。既北徙。又欲奪其志。女矢死不二。
因囚置之。生一男棄之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體
也。王出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嘆曰。
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媼北徙。趙以負
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脚直供億。煩費不貸。因大
虧損。媼子索取尤奢。數年萬金蕩然。媼見牀頭金盡。旦夕加白
眼。媼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然無奈之。適
媼他出。鷄頭自窓中呼趙曰。拘欄中原無情好。所綢繆者錢耳。
君依戀不去。將掇奇褐。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徃視。女授書。
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鷄頭書。書云。知汝兒

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緬悉前世之孽。夫何可言。
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
歲。君若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煖挖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
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
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攷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
書。攷怒。皆欲梨。即日赴都。詢吳媼。則車馬方盈。攷直入。媼子方
與湖客飲。望見攷。愕立變色。攷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爲寇。及
視女尸。已化爲狐。攷持刃逕入。見媼督婢作羹。攷奔近室門。媼
忽不見。攷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其首。
尋得母尸。投石破局。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誅之。母恐曰。兒
何不聽吾言。命持塋郊野。攷偽諾之。剥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

盡卷金賞。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至。既問吳媼。致言在吾
囊中。驚問之。出兩革以獻。母怒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慟自
揭。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叱兒還革。致忿曰。今得安樂所。頓忘
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收革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家益盛。
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母子皆狐也。致承奉甚孝。然悞觸之。
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拘筋。不刺去之。終當殺身傾產。夜
伺。放睡。潛繫其手足。致醒曰。我無罪。母曰。將醫爾。唐其勿苦。致
大叫。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三四分許。用力掘斷崩
然有聲。又於肘間脳際。並如之。已乃釋縛。指令安卧。天明奔候
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都非人類。父母大喜。從此溫和。
如處如鄉里。賢之。

異史氏曰。妓盡狐也。不謂有狐而妓者。至狐而鵠。則獸而禽矣。滅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君謂魏徵饒更姬媚。吾於鵠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爲累。之一番僧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曰。有之。曰。此酒虫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耳。問需何藥。俱言不須。但令於日中俯卧。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薑一器。移時燥渴。思飲爲極。酒香入鼻。終火上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赤肉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絳。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

其虫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虫攬之。即成佳釀。劉使試之。果然。劉自是惡酒如仇。體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

異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貧。豈飲啄固有數乎哉。或言虫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乎否耶。

木雕人

高人白有功。言在樂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簾。牽巨犬二。於簾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鵝被大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鑑而腹藏。腰而尾贊。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

兒揷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
真如生者。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曉城祭酒之女。少豔美。騷雅尤絕。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目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里居。女笑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逝。家中止一老嫗。畱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

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一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詢。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刃。侍兒從之。驚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褥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要。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怍。恐為婢僕下眼觀。是以不果來。適經墻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果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

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奇為姊妹衣服復焉。輒互易着。見人來。則隱匿夾帳間。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曰。伴吾兒。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嘿然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皇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畱。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火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一梯度。我過

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畱。使兩婢齎炬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
婢返。十一娘伏牀悲惋。如失伉儷。后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
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惻惻。訊十一娘興居。婢捉袂
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盼欲死。對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
知。歸放園門。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
在園中矣。相見各道間關。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
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字。以才色門第。何患無貴介。
婿然純厚兒教不足數。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論。十一娘然
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如意即君。
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即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一週。十一娘便邀同車。携手出門。見一

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裙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繼至。入暮果至。曰。我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以爲可。封曰。娘子何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當扶助。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爲奈何。曰。願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婢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爲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一娘心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高。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偶。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暗丙斃。歸涉冥想。一更向盡。封三娘欵門而入。燭之識焉。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范十一娘。

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審。遽前擁抱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丘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也。生慄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生喜不自己。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寧終鱉耳。封遂去。生詰旦。免鄰媼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免邑宰作伐。時某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嘿嘿不言。但有涕泪。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不嫁。公聞益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卧。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死。舉宅驚涕。痛悔無所復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媼反。

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訪。妄冀復挽。察知佳人有主。忿火中燒。
萬慮俱斷矣。未幾。聞王葬香埋。惄然悲喪。恨不從薨人俱死。向
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歛有一人來。近之則封
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泣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
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耳。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
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
投以藥。渝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
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
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貸殉葬之餚。用為資度。亦
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去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
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以

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妾所得。非人世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焉不妄。凡修煉家。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娘陰與生謀。使偽鳥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哀謝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縕。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閨人力再番。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嗟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愧怒。疑生儇薄。生請問其道情事。公不深信。

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
關節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寧焉。

布客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
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貲北下。途中遇一短衣
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
甚德之。某問所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焉何人。短衣
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已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
乃高里人。東四司錄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
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後相招此
即所以報文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

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心無小益。某然之。某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敢以報命。某喜感謝。后再至泰山。不忘鬼德。敬賚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杖人。忽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莅焉。幸不聞之。不然柰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道過訪。遂別而去。

農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晚注以覘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囊頭苦不得脫。狐顛蹙。

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
如苦狐纏祟。勑勒無靈。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給之。
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未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
固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闔笠。持曲
項兵。悉為所戮。至今猶憚。女告父。父思投其所畏。但不知姓名。
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與
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
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敢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
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
使披戴如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
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聞狐鳴於室。農人益作

威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耳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闊人稀。東院接亭蒿艾。成材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華以鬼。兩月餘。來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斂。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慘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賂。生怒。盛氣。裸被獨卧荒亭中。畱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捫撓。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礬耳蓬頭。臃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慙。效手蹀躞而

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闌然至燈下怒罵何處
狂生居然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
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追西九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
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病爾
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悵
造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悒夭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
下皆墳塚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
則鬼不安於夜室遣令驅君耳問捫拂何焉笑曰此婢三十年
未經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
之剛陽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着床下床曰如不見猜夜當
復至入夕果至綺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

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
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尚在冥司否。逾夕
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環。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
結。以故違審。今尚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婢往行賄。或將
來也。生問卿何閑。故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
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至。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
女別去。曰。兩人可詰契閻。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
無妨行結矣。上牀偎抱。欵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
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乘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
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謂暫聚。共收涕訟之。女請以錢紙
十幅。焚南堂香樹下。持贈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

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畱與連床。暮以暨晚。
惟恐歡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
曰。舅難再謀。然試焉之。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
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閏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
鬼代生矣。自此白日亦不復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
餘。女忽病。瞀悶懊憹。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曰。
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爲聾。鬼之
畏聾。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王
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
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爇。即見婢女牽赤驥。授綏庭下。轉瞬已
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既而端

坐。首獨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孽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噲應。逼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栗。妾有所賂。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蛇猶存故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禮。塋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讐鬼。怒其改節。泉下啣恨。索命去。乞

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裝。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集。金鏡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賤耳。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懼。久之漸習。生不在。則隔窓放票。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教乎。生惶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偷死之罪小。言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澌滅矣。生每獨宿亭中。莫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餽食媪

歸生居別墅半載。腹盡始還。一夜妻方卧。聞人行聲。視之。爐中
煤火熾耀甚明。見一媼。可八九十歲。鷄皮橐背。衰髮可數。向女
曰。食餽飫否。女懼不敢應。媼遂以鐵著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
水。俄聞湯沸。媼撩襟。啟腰橐。出餽飫數十枚。投湯中。歷歷有聲。
自言曰。待尋筋來。遂出門去。女乘媼去。急起捉釜。傾餽後。蒙被
而臥。少刻媼至。逼問釜湯所在。女大懼。而號。家人盡醒。媼始去。
故養媼視。則土鱉虫數十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亦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
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貿販平準。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
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與陝之技。育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
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往助執拂。暮歸路經華岳。迷竄山
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歛見一叟。偃
倚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安以迷途告。
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辛老夫來。
可從去。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暗小村。叟扣荆扉。一
嫗出。放閑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
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
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安視之。
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即入房撥

火安問此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家何里答言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競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燼傍有葛心挿紫姑未竟又訶曰鬟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目絕服製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頰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澁安注目情動忽聞媼呼叟便去安觀無人謂女曰暗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奈何女把壺向火嘿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圍將向爲生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膝顫女顫聲疾呼

叟恩遽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
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
喪所懷來。於是僞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裯禡闌。寐乃出。安不
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
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峻岩。竟無村落。訪諸近
里。此姓絕火。失望而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督之疾。強啖湯粥。
則嘔啞欲吐。潰亂中。呼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
勢帖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枕之。略開
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涕墮。女傾
頭笑曰。痴郎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以丙手焉。按太陽穴。安
覺腦麝奇香。穿鼻心骨。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

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又於繡祛中出數蒸餅。
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持餅啗之。不知所竟。何
料其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懵騰醉睡。辰分始醒。如
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
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扃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謝巫耶。
安喜極。抱與綺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
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嘿嘿良久。乃問曰。素昧
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
求永好。女曰。屢屢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悒悒
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歎悲以忼。問曰。道路
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聲媿我姨行焉。

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衾。但覺氣息肌膚。無處
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非由熏飾。安
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駛去。女
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媼歡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安
寢。女子殊不瞻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
致勞久待。決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
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
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闔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
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叟亦出。且行且詈。安驚尋
蹤。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遏。因思夜往。
踰牆以觀。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

採掘山中。迷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閨閣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容傳白之。入未幾。即出邀安。總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卽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少間。携手入幃。安問姪家。何別無人。女曰。祿他出。留妾代守。幸與卽遇。豈非夙因。然偎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遂以舌舐鼻孔。徹膾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憤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昇歸。衆方聚哭。一女即來弔。自門外噭响而入。撫尸

涕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教不爲禮。含涕逕出。留之不顧。尾其後。轉晦已渺。君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燄湯升許。即床頭進之。頃刻能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啖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頑壞道。代卽死。哀之七日。始得

當今之邂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
病乃除生卻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
生命累我百年不得乘升其穴在老嫗中可於晡時聚茅焚之。
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衷惄然
爲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腰中微動恐是孽根
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
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
冲焰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且
死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
行谷中遇老嫗以綑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即君方欲問
訊瞥不復見啟襁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啣
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
憨終而寄情於憇乃知憨者慧之極憇者情之至也仙乎仙
乎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貲赴都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
舟中僕募金亡去石大恚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
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女
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爍麗神采猶都呻以感謝婦臨審曰
君夙有療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啜然哀哭婦曰我有丸
藥能起死苟病瘳勿相忘石洒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

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
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勞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憎願侍
內帷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懼過望遂相燕好婦乃出
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夤緣選得本省司閫
餘全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曠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
王氏女爲繼室心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復住年
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况
某以實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愈解曰或署中務
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爲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達石石
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司賓者通姓
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譁聲釋杯凝聽則婦已舉簾入

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久之，長懼自投詭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恚，婦亦答恚曰：「妹勿懼，我非悍妬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願有是。」即遂爲王緝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文書。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閨人勿通。至此怒閨人，陰詰讓之。閨人同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嫋婉，不爭。三餐後，捲闌早眠，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厭旦往朝，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

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石從之
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之名姓然終不肯
洩后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瞷聽之
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憐愛一
夕石以赴泉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卧席間化而爲狐
王憐之覆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即狐何
負於君石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蝮之行而豺狼之
心必不可久居曩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石覺森寒如
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瘡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逕出追
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載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

恐傷壯年俎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
何以少異。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冒射之中。皆有魚啣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梔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簾。漂泊終夜。絳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雜至。則其僅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生。對憇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達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僅僕肢體微動。喜而捄之。無何。

嘔水數斗。醒然頓蘿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枵腸辘
轆饑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至半山。聞鳴鏑聲。方
疑聽。所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
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挟彈。一臂青韁。度過嶺頭。則數十
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
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
馭卒解囊。授之。囑云。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
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
啟。石橋通焉。攀扉一望。則台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
亭。逡巡而入。橫藤碍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櫛。又是別一院宇。
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亂飛。深花微風。則榆

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鞶韁一架。上與雲齊。
而胃索沉沉。杳無人迹。因疑地近閨閣。恇怯未敢深入。俄聞馬
騶打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
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
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毛袖
戎裝。年可十四五。鬟多斂霧。腰細驚風。玉蓋瓊英。未足方喻。諸
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
馬勞頓。尚能鞶韁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挽
扶而上。公主舒皓腕。羃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宵。已而扶下。羣
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日晚良久。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
出詣鞶韁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爲羣美所遺。喜內袖。

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
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
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鎖矣知獮因計反而樓閣亭台涉歷幾
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拯女
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
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鵝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
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敢念汝儒冠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
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廻顧惟延頸
俟死迂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者巾三四徧輒然
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啻矣日
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燔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

至一婢提壺。益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園中秀才可怒。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類。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尚敢脅脅。賣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殷。女子全身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僧。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拘拘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戶。至一宮殿。碧箔銀鉤。即有美姬揭簾。唱陳生至上一廳者。袒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

恕生命妃急起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迕
佳客罪何可贖即設筵酌以餽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
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
意出非望神惝恍而無着日方暮一婢前白公主已嚴妝訖遂
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曹階上悉殘花亂門當藩溷處處皆籠
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暉麝蘭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帳
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暉侍點污芳巾得免斧鎖
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
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
門戴佩常不去心卽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
卽共之生乃悟爲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

曾有小魚啞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達達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腹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海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窓凭眺。梁目注舫中。

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按莎交摩念必
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吐
生聞呼罷棹出臨鷗首邀梁遇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
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餚目所未睹梁驚曰
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覩窮措大不能發迹耶
問達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間携家何往答將西渡梁
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啞耳肉竹嘈雜不復
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
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命侍兒
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趨別曰小事忙迫
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

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呂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寃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籧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之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官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顧嬌妻羨妻。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李倫耶。

周順亭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嚙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

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膾肉。肉脱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持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愚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矣。

心頭小人

安立張貢士。外郡。寢疾。仰卧床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調清徹。說白自通。名貫一

與已同。所唱節本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槩為人述之。

義犬

洛安某甲父陷獄將死。搜括囊蓄得百金。將詣郡關說。跨驃出。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從行數十里。某下騎。趨洛側私焉。既乃以石投犬。犬始奔去。某既行。則犬歛然復來。齧驃尾。某怒鞭之。犬鳴吠不已。忽躍在前。憤齧驃首。似欲阻其去路。某以爲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捫腰橐。金亡其半。涔涔汗下。魂魄都失。輾轉終夜。頃念犬吠有因。候闇出城。細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寧有存理。逡巡至下騎所。見犬斃草間。毛汗

濕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義，買棺葬之人以爲義犬。冢云。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賞，貨舟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豢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蕪舟入莽，拔刀欲殺。賈哀賜以全屍，盜乃以毡裹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啞，裹具與共沉浮，流蕩不知幾里，達淺瀾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狺狺哀吠，或以爲異，從之而往，見毡來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悼焉。抵閔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將携俱歸，忽犬自來，望客鳴嗥喚之，却走。客下舟趨之，犬奔上一舟，噉人脰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噉即前盜也。衣服與

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裏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

獅子

星羅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絹畫者迥異毛黑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閻王

李常久臨朐人壹榦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欹醉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曰素不識荆得無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宇問此誰家第云入自知之入進一層見一女子手足釘龕上

近視之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愚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上。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心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一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意田野醉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爲神。頓首曰。遠見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婦悍妬。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俾至今臘臘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能上無人矣。歸視嫂。嫂卧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詬罵。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忘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

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
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乾網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嫗李微哂
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矣曰便曾不盜得王母蘿中
纓又未與玉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
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曰李告之故嫂
戰惕不已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泪未乾覺疼頓止
旬日而瘳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
在焉拔去之腸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姑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漏多
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針麻者但無回信耳

土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工肖夫像。每食醉。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久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亦沾衿。遂燕好如平生。雞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母疑淡。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

言之聞者固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郤。告諸邑令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僞也。抱兒日中影淡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立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歟。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馬首。昌黎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獻樂洛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晚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墻間。這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瞽云適過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瞽為之述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漸至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渝刻始恍

忽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客如綵駭而却。
退門舍居廬。已被黑水淹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
於前。遂遙尾之。冀見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暗里舍視。
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迷惘若此。
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至己房。所繡業履。猶在榻上。自覺
奔波殆極。就榻憇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
欲號。則瘡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飄離殼而
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崕若覆。視道士以已心血。點木人上。
又復疊指詛呪。女覺木人遂與已合。道士囁曰。自茲當聽差遣。
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山。始聞村
人傳言。嶺下一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驗果其女也。泣以想寧寧。

拘嶺下居人。榜掠幾遍。迄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差。徃偵邑中審試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即當趨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下。一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斧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更。紙格似不能勝。曝然作响。滿堂愕顧。宰命再舉。响如前三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爲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達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

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寧又問音响已寂退入宅中則夫人生女矣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曇內雕木普卽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向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挽檣傾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翼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伍秋月

秦却王昂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穢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萬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

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文。文他出。因税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卧。惕然自驚。終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火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間訊。直與馳驟。女苦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教。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塋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塋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塋。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造至。心喜。亟欲自荐。寸心羞怯。故假

之夢寐耳。生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夕復至。坐對笑謔。惟若平生。減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洟流離。沾染相禕。一夕月明瑩澈。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為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生瞻望。殊罔所見。女以湮塗其丙臂。故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絏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寃

釋。皂不肯。殊大傲。晚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躉。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達則祸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矯。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蹶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啟閨去。答燔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廝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以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

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娘去。
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
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廊。斗室中有燈火。王近
窓以窺。則秋月在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顧捉復。引以嘲
威。又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罪犯。尚守貞節。王怒。不暇語。持刀
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
驚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涕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
以夢。女曰。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妾
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遠發瘞處。載妾同歸。
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肉足弱。不能爲君任井
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宜追若何。生時父傳

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夜書兩符曰一君自佩
一粘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
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
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櫓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
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挽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
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
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
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
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
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誠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

輦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即爲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力鋸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遂可幸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寶旭字曉暉。方晝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生。問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來甚夥。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褐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生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叙。遂踈參謁。渴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

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火
間自悉無何二女官至以獲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
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淺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
扁曰桂府生跼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即至深便當暢
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
稍間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
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大悅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
違合如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
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
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
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

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痴。即又不聞。近坐者憲之曰。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憮懨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榮念。更當再還。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造王爲可匹敵。似欲附焉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至已家。忽然醒寤。則返炤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戒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偶坐。曰。別後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

見數十宮人擁公主出。以紅綿覆首。凌波微步。挽上纏綸。與生
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艷。生曰。有卿在目。
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
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爲公主匀鉛黃。已而以帶圍腰
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願耶。曰。臣屢爲夢悞。故細志之。倘是夢
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
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
好。詐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柰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
一軒授生。啟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爲非常怪異。祈早
遷都。以存國脉。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丈巨蟒。
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遇宮殿盡成

丘墟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頭如山嶽。目等江海。昂首則
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亘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
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還樂土。云云。生覽畢。
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閤殿哀呼慄無天日。王倉
遽不知所為。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忿息而返。公主方與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乃捉腕
思曰。小生貧賤。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寢匿可乎。公主
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
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
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
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頃然而醒。始知

夢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爲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爲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監三兩堵。而羣蜂自牆外來。絡繹如蠅。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之。乃知巨蜂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環。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在窓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

已推床笑入曰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
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咋唾者何勞窮問于心好
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出由
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
一曲之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
非吝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耳
遂以蓮鈎輕點牀足歌云樹上鳥臼鳥賺奴中夜散不忍繡鞋
濕祇恐郎無伴聲細如蠅裁可辨認而靜聽之宛轉滑烈動耳
搖心歌已啟門窺曰妨窓外有人迄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
懼之深笑曰謠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
不喜曰生平之分始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妾祿盡矣

于慰之曰。心動眼瞶。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憚。復相繡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闥。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提撕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所望我。我渝垣。如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簷間。舉首細視。則以珠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拋下去。其縛纏則一綠鱗。淹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炳烺復翼。已乃穿窓而去。自此遂絕。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二子。一女。晨夕啼號。蒙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媼。撫子女。一日。翹步山。

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
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
仍不顧。謝曰。望無人。近身側。遽擣其腕。畏入山谷。將以強合。婦
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失
蹤。困窘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
偕入靜室。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
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身。無所依倚。
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
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頗不乏。祇是兒啼女
哭。令人不耐。婦籌頭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襯屨。款式樣亦只平
平。我自謂能辦。但繼母難作。恐不勝誚讓也。謝曰。請母疑阻。我

自不言人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每以我爲奇貨恐不先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謀與逃竄媯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淺而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媯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媯訖掃榻迎婦倍極歡好婦便操作兼爲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日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各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闌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推闔而入湫無人跡方至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逐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慘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况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婿哉

荷花三娘子

胡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靚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慙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膩如脂。於是按莎上下幾徧。女笑曰。眉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留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留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瑞

雨猶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家無知者。曾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携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卧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絕使去。因曰。晏和尚謂我妖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便求符咒。女慄然色變。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壘一事。置壠前。即以一符貼壘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金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歸並如僧教。夜深女始至。探袖中金橘。方將就桶問訊。忽壘口颶颶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遂命釋之。揭

符去覆。女子自壘中出。狼狽頗始。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旦幾焉。
灭土君仁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縕。若將墮墜。家人
趨市爲購材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
是。女曰。宗朗是我表兄。聞病沉縕。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靈
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狐報。服
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頭一再觀。一夜閉戶
獨酌。忽聞彈指。急起出視。則孤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
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報高厚。今爲君覓一良匹。聊足塞
責。否。宗問向人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如見有采菱
女。着水縠裙。當急追之。苟迷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
葉底。便采歸。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教。既

而告別。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厄刦，頓悟大道，即奈何以衾裯之受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髫人，衣米縠絕代也。促舟劇逼，忽迷所往，即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爇火。一回頭，化為殊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呂崇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自能識師。』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面白玲瓏，乃攜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被一襲，遙聞鄉澤，展視領衿，猶存餘膾。宗覆衾擁之而卧。暮起挑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脣碎死，乃不復拒而歎。

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入室禍宗。杜門禁欵者。自乃以刀剖脣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遇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離。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悒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間。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復復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晶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所着水縠帳尚

在每一憶念。招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惟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王阮亭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句也。可爲此傳寫照。

罵鴨

邑右白家庄。居民某。盜鄰鴨烹之。至夜覺脅癢。天明視之。茸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懼無術可醫。夜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某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甚畏罵。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閒氣。詈惡人。卒不罵。某益窘。因實告鄰翁。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懼也。一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焉爲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俊渝檢。翁囊積爲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驃。子曰。驃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驃以進。子乃喜。然嘗一嚙。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嘆欲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驃。駛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驃徧揖。各道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

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衆具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
故。不暇叙。間潤明日當相謁。上驛遂去。衆既歸寓。亦謂其未必。
即來厭。旦同之。子果至。繫驛廄柱。追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
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
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
去。衆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
之。曰。曩見公子精神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之。殆不可見。
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
請伏牘中。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問柳某來否。
主人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畜生。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
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為客侶。不意包藏禍心。隱我血債。悍。

不還。今頑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曰。便宜他。抑在續中歷歷聞之。汙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盡。尚不忘於夜台。恐毒之於人甚矣。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李文赴稷下同居逆旅。李文忽病。會高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柔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撫琴。騎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襯云。仙人至。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訶祝已肅。

客就外榻坐。婦立簾下理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日漸曛。衆恐碍夜難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携酒肴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酌諸客。賦詩惟笑。嵌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空中細細繁响。如蝙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嘆咤聲。似一健叟。婦以蕉扇隔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有緣哉。抗聲讓坐。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諭。袁高振美尊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問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李文求藥。曰。歸當夜祀茶水。我與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悉為剖定。

乃辭而歸。遇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羨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猴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猴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徑日。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嗟贊曰。好人家。衆驚顧。俄捨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叟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故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遂諸野。射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爲汝致富。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復僵卧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

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亡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鵝甚狼籍。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窓課二十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似有春秋。又復視泥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勿患。當即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頃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恒置雞黍。備狐鳴飲。每市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

名入閣中副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
秋本。愛惜臻至。忽被傾灑墨旋許於上。汚蔭幾無餘字。又擬題
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
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經營慄澹。輒被塗污。自以
妄拔前矛。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洒點煩多者試
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爲狐
設饌。取讀本。鑽箱篋中。但見封銅儼然。故視則卷面塗四畫粗
於指。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
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始知其心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爲是。執葉
繆之故習。狃而不變。勢不至大敗全地不止也。滿之爲害如

是夫

金生色

金生色。晋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其詞厚誓。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着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太媼來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婚遽遭殯。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慙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耽耽守此襁褓。物寧非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夫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心以守。媼怒而去。母夜夢

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族後聽婦所適而詢諸
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銜以繢縫之中不忘塗澤居家
猶素妝一歸寧則巖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
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
金啗金隣媼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媼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
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
小婢婦腹心也一夕丙情方洽聞棺木震响聲如暴竹婢在外
榻見亡者自幃後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駁詭聲少頃董
裸奔出無何金猝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
將放闌問之不答出門追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
猶亮見男子履呼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

董竄過鄰家。圍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戰。將假衣於嫗。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襲備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解床。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火頃已絕。嫗倉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柰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縱火人猶彷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操兵。

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去垣外乃公家桃園
園中四籬周墉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墻下塊然
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死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固矢貫脣腦
細燭之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媼驚惕欲絕不解其故
女合眸面白色灰敗口氣細於屬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足踏頂
而後出之女嚶然一聲血暴注氣亦遂絕翁大懼計無所出既
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祈而金母殊不忍怒但告以故令自
營塋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慙沮賂令罷歸而
終不知婦所私者何人俄鄰子以執姦自首既薄責釋訖而婦
兄馬嵬素健訟其詞控妹冤官拘媼媼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
母托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牽木翁夫婦盡

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媼笞使自贖家產蕩焉鄰
姬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諱鳴醮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
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姬誘人婦而反淫已婦。木媪愛女
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
矣。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本寂無偶。念
村中無可共語。惟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
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丘。飲次。有刺啄者。齋僅出應門。則
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

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
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
今夕何夕遭此嘉客即命酌欵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丘丘仰
興攀談輒傲不爲禮彭代爲之慙因撓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
飲乃仰天再咳嗽扶風豪之曲相與懽笑客曰僕不能酌莫報
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某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
客嘿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
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披坐衣
裙黃帔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
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
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幸

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空白曉不忍別離多。但愁歡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襍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以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焉。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價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統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渝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轂轂鳴聲哩晤出舟一望月印烟

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在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艤後取
異香佳釀歡然對酌火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窓以覩中
有三兩人圍棋喧笑客乘一航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問彭
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請要後期
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
曰我爲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託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
拔鄰寃捉女入怠目如盞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
舟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游
興頃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略同眺瞻絕作商確舟已自攏因
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
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

丘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憂惶。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丘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僅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歸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丘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頹泐。但有丘生。以草韁繫檻邊。駭極呼彭出視。見丘垂首拽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眸微閉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卷魂魄。灌以湯酏。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少

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立云下船後。彼引我聞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恥。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婢女判揚州。因徃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娼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遂倍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哭笑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仲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

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仲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復彭
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殘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
危。忽若醉矇矓間。被一人携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
客。君其一焉。後來船至西湖。送妾自憲櫂歸。把手殷殷。每所凝
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告以故。相共嘆咤。
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
遂捨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倘有意。則
渦囊貸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
携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識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不爲
人耳。獅象鵠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即訂

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闥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丙公子各三門戶爲公卜兆。聞有善青鳥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丙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丙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祚相。兄弟丙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綺彩幢。丙處俱備。靈舉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辰至於日晏。不能決。賓客盡引去。阜夫亢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姊始合謀。力破前

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丙地。並言不佳。遂同修聘贊。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闥。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嫌姊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塋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荐。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况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異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寃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寃厥。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火頃主人出邀。跔跔甚恭。入其舍。斗如客既坐。主

人始操籌。殷勤汜掃。既而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雛。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而歌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酌。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竇。時携肴酒。相與留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感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挺臂伸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曰。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瞞竇他出。即遇縊縷。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

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籌箸。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榜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竇乃釋女。使人問。南立却不承。竇乃棄兒。益朴女。女暗哀憫。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欵闌而告闌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耶。闌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入。女倚戶悲啼。五史始不復聞。至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食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至。入門便泪。南未

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挑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竇。竇發女塚棺啟尸。前忿未蠲。倍益憤怒。復訟於官。官因其情幼撫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賄。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夫家去。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男曰。選婿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萼有壹女。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亦風致。遂與諧矣。女俛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

眠。亦謂新人常態。弗爲意。日寢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
女亦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併告曹。竟無送女之事。相
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材失尸。聞其異。
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啟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因
南屢行無理。惡之。坐發塚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
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
李十郎。慘矣。

梁彥

徐州梁彥。患骯嘔久而已。一日方卧。覺鼻奇痒。遽起大嘔。有
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嘔。又一枚落。四嘔。凡

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喫。俄而強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
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鼴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
梁大憮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
下。頃入衿底。爬孤腰脇。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
推之不動。指之則痛。竟成贅胎。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肉

姜太史王璇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人割
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
食其肉。實不謬也。

山市

煥山山市。邑景之一也。然數年恒不一見。孫公子禹年與同人

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高挿青冥相顧驚疑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碧瓦飛甍始悟爲山市未幾高垣碑晚連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樓若者堂若者坊若者歷歷在目以億萬計忽大風起塵氣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風定天清一切鳥有惟危樓一座直接霄漢五架窗扉皆洞開一行有五點明處樓外天也層層指數樓愈高則明漸小數至八層裁如星點又其上則黯然縹緲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狀踰時樓漸低可見其頂又漸如常樓又漸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見山上人烟市肆與世無別故又名鬼市云

白蓮教

白蓮益首徐鴻儒得左道之書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
門下者如驚於是陰懷不軌因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
令人自炤或裸頭或紗帽繡衣炤蟬現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
道路遙播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徐乃宣言凡鏡中文武貴官
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亦對眾自
炤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衆相視而驚大衆齊伏徐乃建旗秉
鉞固不歡躍相從莫苟所炤不數月聚黨以萬計勝蹕一帶望
風而靡後大兵進剿有彭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寇出二垂
髫女與戰女俱雙刃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自晨
達暮彼不能傷彭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喙
喘而卒迨鴻儒既誅捉賊黨械問之始知刃乃木刀騎乃木凳

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囁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后門人啟之。視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爲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違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師不至。憮然而始就床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遣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可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門人入圈立地化爲豕。某即呼屠。

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漫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於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盃。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各對觀。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眾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閼移時。巨人孤攫入口。伸頸咽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十餘廢學。就岳業酷。一夕魏獨卧酒樓上。忽聞楼下踏蹴聲。魏驚起悚聽。聲漸近。尋梯而上。步步繁响。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郎。近榻微美。魏大愕。怪轉知爲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笑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慙形穢。覩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視女郎。楚楚若仙。心甚悅之。然慚怍不能作游語。女郎頑笑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緩手於懷。魏始爲之破顏。捋袴相嘲。遂與狎昵。晚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笑曰。痴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

佳婦夜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賠藏枚女子什有九。嬴乃笑曰。不如妾握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妾猜君當無嬴時。遂如其言。通夕爲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得滑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襆被來。展布榻間。綺縠香奐。頃之緩帶交。偶口脂濃財真。不數溪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爲常。後半年。魏歸家。遙月夜與妻話窓間。忽見女郎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義。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徨。遙見雙燈明滅。漸遠不可覩。快爵而反。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捉鬼射狐

李公著明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饒怯。為新城王季良先生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覩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輦伴公寢。公辭言喜獨宿。生平不鮮怖。主人乃使炷息香於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席而去。公即枕移時。於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墜亦不休。公咄之鏗然立止。即若有人技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爾。裸體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搘搖處。炷頓掉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暗陬。忽一物騰擊類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啟覆下樓。呼從人爇火燭之。空無一物。乃復就寢。

既明。使數人搜復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爲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夫塞椽間挑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於湍之源氏第。第槩濶皆置閑曠。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與家人話於庭閣門開。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闌欲射。小人見之。啞啞作揶揄之聲。遂不復見。公提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爲余姻家。其所目覩。

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觀此二事。大槩可覩。浩然中存。鬼狐何爲乎哉。

蹇償債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王卓。儒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爲役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以久。乞主人貸我菜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貲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公讀書於蕭寺。後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數。卓愀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焉。而受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斗斗且不容味。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驢產一駒。且修偉。公忽悟曰。得勿駒焉。王卓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王卓。駒奔赴。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爲名。公乘赴

青州衡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遣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檻。斷折胫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以半獻公。受錢頓悟其數。遠符豆價也。噫。昭昭之債。而明明之償。此足以勸矣。

頭滾

蘓孝廉貞下。太封公晝卧。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婦宿。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鬼作筵

杜秀才九晚。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
妻所往。冠服欲出。忽見妻昏憤。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卧
榻。妻蹶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靈爽所
憑。杜祝曰。得勿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入也。何乃歸家祟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專為兒婦來。
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
乞。甫能允遂。我許小餽送。便宜付之。杜如言。於門外焚紙錢。妻
又言曰。四人去矣。彼不忍違吾面。三日後當治具酌之。爾母
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煩兒婦一往。杜曰。幽冥殊途。安
能代庖。望恕宥。妻曰。兒勿懼。去去即復返。此焉渠事。當母憇勞。
言已。曰。盡此且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言。茫不記憶。但

曰。迨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我見
阿翁錙狀尚餘二鎰。欲竊取一鎰來。作糊口計。翁窺見叱曰。爾
欲何為。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歛手未敢動。杜以妻病革。疑
信未半。越三日方笑語間。忽瞪目久之。語曰。爾妬綦貪。曩見我
白金。便生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將以婦去為我憂危。
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始醒。告杜曰。迨阿翁呼
我去。謂曰。不用爾操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
其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
操刀砧於中。俱紺被而綠縫之。呼我以嫂。每盛火於盆。必請覘
視。曩四人都在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
大愕異。每語同人。

胡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爲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莫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大愕。却退。張甫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閨寂無人。遂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亦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空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跼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坐。自移相向。甫坐。即有銚漆硃盤。貯雙茗。醞目。前各取對飲。吸澀有聲。而終不見其人。茶已。繼之以酒。細審官閣。曰。弟姓胡氏。於行焉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醉酣議論。意氣頗洽。鱉羞鹿脯。雜以薌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後頗思茶。意終火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

文悅。盡醉始歸。自是三數日。必一訪胡。胡亦時至張家。并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曰。彼妄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漫渴。聞小語。曰。違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焉。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曰。後先生於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城至巫家。見張至。笑逆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爾家。公子大靈應。果否。巫正容曰。若箇蹀躞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公子。恐吾家花嬌不懽。言未已。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眼瞬。

欵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地擊老身也。張笑曰婆子盲也。幾曾見自己額顱破。冤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出。正回惑間。又一石子落中巫頸。穢泥亂墜。全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閭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爾孤如我。孤否。巫惟謝過。張招之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巫。巫始惕惕而出。張笑諭之乃還。由是每獨行於途。覺塵沙淅淅然。則呼孤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墻頭蘿然作响。其聲甚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業頗淺。祇好攬得兩頭雞。咱便了足耳。張謂孤曰。爻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屬恨事。胡曰。但得

交好足矣。見面何爲。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爲恨。今請一識。數歲之交。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覲。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狐曰。離合自有數。何客介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後道一先生。爲西州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徃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違初意。咨嗟馬上。唔呴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驥。躡其後。張回顧。見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閒語。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曰。欲歎而告以故。少年亦爲慰藉。同行里許。至

岐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笑納也。復欲詢之。馳馬逕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籜子。獻於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授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念殃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尤衝衝。其害尤烈。如强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認傾蓋之交。遂罹菑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信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殃。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晏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爲旗籍太

史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爲棲霞隸被公差赴都。稱謂撝卑。祇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祇候道左。僕疑之。回屬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慙。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庭。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問。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沉沉適相值。不爲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難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晚寐欲墮。或先之。或後之。目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剪其人聞之。猛然久伸。言青苑人許姓。臨淄令高榮。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

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舍悵同念殃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
白晝迷悶。王故問念殃何說。許曰：「君客峙少，未知險詐。今有匪
類以甘言誘行旅，寅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龍尊親。
以此恣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
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並詢其兄
况。許約畧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僞。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
相失遂杳。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驃冠服。
修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夕。少年忽言曰：「前去
曲律店不遠矣。」王微憇之。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畧致
詰問。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
山。家兄爲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

面塵泓使人躊躇因取紅巾拭面嘆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
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違先駛出眷口久望不
來何僕輦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
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
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携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
之則許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
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
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
爲詩告俄頃解囊出資堆累頗重秤兩緡付主人囑治肴酒以
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并陳筵間少年論文
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

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托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荃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况。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呌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噐爲樂。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爲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囁王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雖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幾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樓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卧。又移時。衆共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

闔而入。番語啁唼。首者言。佟姓。為旗下邏捉賊者。時暗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叙同籍。笑謂復博爲戲。衆果復賭。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橐。索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違局中我贏得若干。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弗遇。暫掩人耳目。遇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衆發王裝物。估入已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襍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嘿然安枕。久之。少年

故你轉側以下體暉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着股
除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
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
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
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驃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
爲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以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
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園。僕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
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
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
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爲數十金委縕數百里。
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讐。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

事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僅報兒善。久而知其爲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念殃之祸。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烟肆。乘服濟楚。見吳過。亦起。趨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意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爲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讌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

獎罰黃強使齶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
吳遂各出橐金爲質狐囁報兒暗鎖板乘囁曰倘聞人喧但寐
無叱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余金史黃
錯囊垂鑿議質其馬忽聞過門聲甚厲吳急起投色於火蒙被
假卧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闌有數人洶洶入搜捉博
者史黃并言無有一人竟將吳被指爲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
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嗚呼
衆始懼曳入之但求魚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
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
以腰橐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
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

力周奉。不料吳固傭男大為擊斃。嗁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手歸。及明史憲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黃於途益詣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卧兩人則隘。君自卧則寃。何妨食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倏聞壁上小扇有指彈之聲。吳拔閑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高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遺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拯救。吳聞駭懼。計無所

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趙闔鼎沸。但聞黃曰。
我一路祇奉謂汝何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
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
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爲。如欲殺耶。
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凶暴。如兩人中有一处者。抵罪安所
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簿不脩。遑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
訴。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
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醞。遍酌
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
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支
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嘿不

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爲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父主人皆釋刀杖。長跪而請。吳亦啟戶出。頓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姪婢猝。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重價貸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綳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資。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鍾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息憇。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倉。竊所不平。違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

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廁。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暗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其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纂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年。即其夫。蓋史即金也。襲一辦細帳。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吳。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昔哉古言。騎者善墮。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撫雲鑼之樂。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憐。悉合劇中閑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蠶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鬻鬻不得志。然貞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中就婦共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膚頓更。聽其狎棄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怍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爲之禁咒。終亦不能絕。乃

使代伏匿室中。操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上。又脫袍服搭施加間。縱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暗中暴起。擊中腰腹。塔然作聲。四壁張顧。書生已杳。束薪爇焰。泥衣一片墮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襄語。惟然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能見之。未幾。病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

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爲。羨人遂去不返。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憤憤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矣哉。

寒月芙蓉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着一單祫衣。繫黃絲。別無襖襦。每用半梳梳髮。即以齒啣髻如冠狀。日赤腳行市上。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頰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挹其衣以脅之。道人揖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頰者恐其紿。固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嘿不與語。俄見黃絲化爲蛇。圍可數握。統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

向某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繩縛竟非蛇
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
與游從此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
一日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飲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
客亟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僵仆出迎既入則空亭
寂然几榻未設或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
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觸之內
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覘望則見憧憧者往來於中屏幔床
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
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受授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
奢麗既而旨酒散馥熟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遙而出座客無不

駢異亭故皆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
冬。窓外茫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佳集。可惜無蓮花點
綴。衆俱唯唯。火噴。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窗
眺矚。果見彌望青葱間以萬蕩。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
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烏異。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
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
隙。漸至北岸。又轉迢迢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
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
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
每以一斗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讓。公堅
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

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與公所藏更無殊別
盡。惟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瓶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愧
怒。孰以爲妖。笞之杖終加公覺股暴痛再加鶡肉欲裂道人雖
聲嘶塔下觀察已血殷座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遇於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酗於酒。戚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
爲人滑稽善譖。客與語悅之。遂共醉飲。繆醉使酒罵坐忤客。客
怒。一坐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爲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
奔告其家。家人來扶猝以歸。綻置床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
盡。繆死。有皂帽人執索去。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爲瓦。世間無其壯。

鹿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訟聞國回顧
皂帽人怒目如牛又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
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翼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藉藉
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着縮首立肆幕下皂帽人
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而何往繆戰慄曰我且
不知何事并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
賊若酷自噏便有用度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
忽一人自戶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舅賈
氏死已數載繆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
阿舅救我賈頑皂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
揖皂帽人且囁青眼俄頃出酒食團坐相飲賈問舍甥何事遂

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醉詈使我捉得來。
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
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輩等繆在側。聞二人言穀觫汗
下。盃箸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盛酌已經醉矣。即以令
甥相付託。駕歸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
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每三盃後。喃喃尋人病。小不
合輒搥門果罵。猶謂稚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
何。繆伏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
必令極力。迨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
日萬幾亦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言。免以私意釋甥去。或可
先從。即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銳然。

自任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問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徐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賈曰。只金幣錢紙百提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覩。賈囑勿遠。諾而出。見街里貿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似是園。對門一酒肆。紛紛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潦湧動深不可底。方步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趙出握手。惟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醻。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君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言益憤。擊卓頓。

罵翁睨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持翁帽。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刺穿胸膈。堅難搖動。痛徹骨腦。黑水雜濃穢。隨吸入喉。更不可過。岸上人觀笑如堵。并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携以歸。曰。子不可爲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爲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鑄繆大懼。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遣東靈至。候汝爲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于縉令去。餘者以旬盡爲期。子歸宜急措置。夜於村外曠莽中。呼舅名焚之。此恩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全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臭氣隱隱如懸絲。是日糞大嘔。嘔出黑瀋數斗。臭不可聞。吐已。汗濕裯褥。氣味薰騰。與

吐物無異。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利處痛腫。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繆計所費非教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党咸喜其進德。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萌。一日飲於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憤斥出。閨戶逕去。繆噪踰時。其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曰。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兎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卧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峩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

上有婦跨碩腹北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
伺良久。果有媯高髻褐幘。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爇香捧卮。
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
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我家機。當即以其身
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危。臂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
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
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王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沂雖百世祀可也。

水灾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
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庄。有老叟暮

見二牛闖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而暴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爲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丙兒并生牀頭。嬉笑無恙。咸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墮。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耶。

諸城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胸前。

冠退。家人得尸。將昇瘞之。聞其氣縷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始呻以兀。箸稍稍啞。飲食半年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衆爲閔。堂甲亦鼓掌。一俯仰間。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氣已絕矣。父訟笑者。衆歛金賂之。又塋甲乃解。

異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頸連一綫而不死。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嶽。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頑白叟。皂紗黑帶。怪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爲大人

典藏有日矣。辛節鉞遙臨。下官釋此重負。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憲多金累綴。約歸時盤驗。吏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餽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吏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遠相吻合。方嗟飲啄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董公子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森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有婢及僕。調笑於中門之外。爲公子所窺。怒叱之。各奔而去。及夜公子偕童卧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既深。僅聞床上有聲。甚厲。方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弗深怪。

遂復寐。忽聞靴聲訇然。一偉丈夫赤面修鬚。似壽亭侯像。捉一人頭入。僅懼蛇行入床下。但聞床上支支格格。如振衣。如摩腹。移時始罷。靴聲又响。乃去。僅伸頸漸出。見襦上有曉色。以手捫床上。着手沾濕。嗅之血腥。大呼公子。公子方醒。告而火之。血盈枕席。大駭不得其故。忽有官役扣門。公子出見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自言曰。我殺主人矣。衆見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為公子家人。彼言已殺公子。埋首於閨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魚之。公子駭異。趨赴公庭。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响。若崩裂。急起呼之。不應。推闔入視。

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爲兩。木肉上俱有削痕似一刀所斲者。閔公之靈蹟最多。蓋未有奇於此者也。

龍無目

沂水大雨。忽墮一龍。雙睛俱無。奄有餘息。邑令公以八十席覆之。未能周身。又爲設野祭。猶反覆以尾擊地。其聲燭然。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敲門者。啟視則皤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狐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不爲怪。遂與評駁今古。翁殊博洽。鏤花雕續。粲於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

手金錢宜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間笑曰。
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
中禹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
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
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扃
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物皆為烏有。
惟母錢十餘枚。寥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翁。頗懃其誑。翁怒
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
君交好。得老父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妾杖擊賊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家室凌折。

之鞭撻橫施。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往往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一夜數人踰垣入。撞其屋扉幾壞。某與妻惶遽喪魂。搖戰不知所為。妾起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枝。閨遽出。羣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風鳴鈞响。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亦學作賊。我不汝殺。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於物色。由是善顏視妾。遇之反如嫡然。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俛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灾。

化鷹爲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梨方勝。貴主同車。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秀才驅怪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稍學勑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欵書招之以騎。徐問召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囁小人務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耐。因問曰。實欲何爲。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何也。但勸盃酒。言辭爛熳殊所不解。言詰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裸花叢叢。半沒草萊。抵一閣。覆放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酒數行。天色曛暗。命燭復飲。徐醉不勝酒。

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草。徐疑或携襍被來伴。久之人聲殊杳。即自起扃戶。寢窓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然。不成夢。頃之板上橐橐似踏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謂立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頓開。徐展被角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其體。長如馬鬃。深黑色。牙采羣峯。目炯雙炬。及凡伏餚器中。刺肴舌一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喫徐被。徐驟起。翻被罵怪。按之狂喊。怪出不意。驚脫。改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局不可得出。緣牆而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廄也。廄人驚。徐告以故。即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失。

所在大駭已而得之既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
遣我又秘不一言我橐中蓄如意鉤一又不送達寢所是死我
也主人謝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幸宥十
死徐終怏怏索騎歸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
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鼠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
之後隱其所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遁焉已能天下必將謂徐
生真神人不可及

龍取水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爲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痴南遊泊舟
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攬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

上遙望水光暎爍濶於三疋練移時龍尾汎去水亦頓息俄而
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小獵犬

山石巘中堂。為諸生時厭冗擾徙齋僧院。苦室中蟹虫蚊蚤甚。
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兩
寸許。騎馬大如踏。臂上青繩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
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
巨蠅。又俄頃。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鷹亦數百臂。犬亦數
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床。緣壁搜噬虱
蚤。凡罇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
晚之。鷹集犬竄於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別

榻繫駟。蒼蠻間。從騎皆下。獻米。獻走。紛集盈側。亦不知作何語。
無何。王者登小輦。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奔。紛如撒散烟
飛霧矯。斯須散盡。公歷歷在目。駭恍不知所由。躡履外窺。渺無
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壁磚遺一細犬。公急捉之。且馴置
硯匣中。反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一小環。飼以飯穎。一嗅蹶
棄去。躍登床榻。尋衣縫嚼殺。虮虱。旋復來伏卧。逾宿。公疑其已
亡。視之。則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寢遇虫。輒噉斃。咬蠅無敢落
者。公愛之甚於拱壁。一日晝卧。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於腰
底。公覺有物。固疑是犬。急起視之。已匿而死。如紙剪成者。然然
自是壁虫。無噍類矣。

墓鬼

揚州都統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携碁酒游翔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鶴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撫謙。公指基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勿與客對壘。其人遂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憊。若不自己。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叟客奕自晨至日晏。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丙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阻。少間屈膝梁公座。敗穎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圉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出。冥攝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徃視。成則僵卧已二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嘗然間。書生即地而

滅公嘆叱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
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
奕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責恨而死。閔摩王以書
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
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
延。大愆限期。獄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
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繩綫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
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其所
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着。徒令九泉下
有長死不生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日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躞。無以爲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使其子往。火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盞敗揭。火易糠粃而生。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饑足。夜踰垣入。夫妻驚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暴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

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丙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且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一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得斗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十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爲然。遣子裸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扶我。也。果爾。則違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却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

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
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榜楚并兼。拷毒
未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閑廩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
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憤不能語。閉目見弟。
但以手抵床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
緝獲。盜粟者十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
統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
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
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兒。如此以爲
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母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
大饑。道餓相望。二商食指益煩。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

操業使携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媿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完。今尚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哨第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壘間。姪頗慧。記筭無訛。又誠慤。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焉。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稟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亦狷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憤憤不置一詞。忍情骨肉。卒以恪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烏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間教。嗚呼。一行

不同而人品遂異。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郎。晝卧寓屋。時年火薑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牆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知為縊鬼。然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免君子但泉下。搗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斬屋梁而焚之。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來。問所見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後梅夫妻相

維辛宅歸於余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
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
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色充溢姿態嬌然封愛悅之欲與焉懼
瞞然而慚曰陰慄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前之后
西江不可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
乎答曰不飲封曰坐對佳人閨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
戲技惟諳赤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
君爲交絃之戲封從之促膝戰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
女輒口道而顧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
技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絃即可成丈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
急強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君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頭盡

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壹掌爲之輕。按自項及踵皆徧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握指細擂。如以圓絮相觸。狀體暢舒。不可言擂。至腰口目皆痛。至股則沉沉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已。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受慕。遠屋而呼之。並無响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常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曰。無須破產。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娼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與一少嫋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爲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然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家世。則

含糊不以盡道。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
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晚入北壁隙中而去。次
日女來。封問愛卿。女云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
剪燭共語。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欵
噓而已。封強與作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常徹宵旦。
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
氏。深相愛好。期月天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之
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爲之
招鬼妓。日既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驟入。舉頭見客。色變
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杖。溘然而滅。封大驚。
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中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

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某中顱。某抱首而哀曰。此
頑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爲鬼不貞。於姥乎何與。
嫗怒曰。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裹骨倒豎矣。汝居
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
母代哀。冥司頑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耶。言已。又擊
某。定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
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
曰。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之忌。女乃
申嫗曰。暫假餘息。爲我預封郎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腦
痛。中夜遂薨。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問何仇怨。女曰。曩
已言之。受賄誣奸。啞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爲昭雪。自愧無穢毫。

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遠聞紛挐。一伺聽。不意其仇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媼烏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卧病耳。因嘆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沒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氏求昏。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無憂。封從其言。女囁云。途中慎勿相喚。待合巹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終故囊女跳身。入。携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痴。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間名者。父母憂念成癖。封到門。授勅。具通族閱。既

退託媒。展喜。贅封於家。女痴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所。羣婢既去。女鮮衿露乳。對封慇笑。封覆囊而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惑。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悟。急掩衿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痴女無知。既承青春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斬相贈。封力辯其不痴。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口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爲畧述梗概。展大喜。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卽舅不相能。廝僕亦刻疵其短。展感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久久居者。盡翦茸也。至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欲留。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妝。貲貰馬歸。後展招

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牿亡。盡矣。奪佳偶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子。貝丘典史最貪。訴民咸悉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戀心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邊細紋。並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也。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約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閑然曰。坐中正之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真。

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大贊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喜謔。能學禽言。無不酷肖。離坐近洩。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夜半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爲鸚鵡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嘗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青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故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並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肩。臂如綠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

倒地化爲修道一線。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瀉綠色似銅青。着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肴骨狼籍。四圍叢莽。並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設斗胆再往。一會青娘子必更有異。惜乎其見之搖也。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敲闔聲。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邸。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筵被臠。知烏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利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葬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運於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痴矣。况僧并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嘆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孽隨身。其僧之謂夫。

阿英

甘王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卒。遺弟玗。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王性文愛。撫弟如子。後玗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王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技過刻。姻卒不就。迨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卽席地坐。數婢陳設酒。皆殊色也。女曰。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恨。一女曰。前

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慄。下座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惟
會言之。嚇人不快。女笑曰。婢子胆怯爾爾。便有虎狼啣去耶。若
要勿言。須歌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閒階夜花取次開。昨
日踏青。小約未應。乖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
子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嗟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
入。鶻睛熒熒。其貌獰醜。衆啼曰。妖至矣。倉卒閑然。殆如烏散。惟
歌者姌姌不前。被執哀啼。強與支撑。丈夫吼怒。斂手斷指。就便
嚼食。女卽踣地。若死。玉憐惻不可復忍。乃急抽劍。拔閑出。揮之。
中股。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血淋衿袖。驗其手。則右
姆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
時。心已隱爲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操箕箒矣。當

別爲賢仲圖之。詰其姓氏。答言秦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
撲被他所。晚而視之。則床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
此姓。廣託戚朋。并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玆一日偶游塗
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
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昏。因之
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玆曰。小生幼孤夙好。都未曾聞。
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玆以
未稟兄命。爲辭。女笑曰。駢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
氏居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玆歸述諸兄嫂。兄
曰。此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
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玆紅微面頸。不

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嘿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棄前盟。往問伯伯。甘璧人焉置妾也。甘驚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麌者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苦招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珏恐嫂待久。故促之。女

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甫妝竟。嫂自來撫問。夜來相對。何爾快
快。女微哂之。玆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非妖物。何得有分
身術。王亦懼。賜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讐。如其妖也。請
速行。幸勿殺吾弟。女覩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奉家
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如嘗欲辭去。所以戀戀者。烏兄嫂
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爲鸚鵡。翩然逝矣。初
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時玆四五歲。問飼鳥何爲。
父戲曰。將以爲汝婦。間慮鸚鵡乏食。則呼玆云。不將餌去。餓煞
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
玆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懸情尤切。旦夕啜泣。王悔之。而無
如何。後二年。爲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爲粵司李王。

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爲亂。近村里落。半爲丘墟。王大懼。率家人避山谷。山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王近驗之。果英。王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懼冠主。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擲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王訏之三四。始爲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爲姜理妝梳。竟細匀鉛黃。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爲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與與。

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裏。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許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聞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岩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謠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近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姪受恩奢。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王自東粵歸。聞亂棄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群盜四合。繞莽而逼。似尋之。二人氣不敢息。盜既

散鳥始用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後值
王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王將歸則發去玆或會於嫂所間邀
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王他往玆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
來暴起要渡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令之恐爲造
物所忌火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如何玆不聽卒與狎天明詣
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爲強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
無何有巨狸啞鷄鵠經寢門過嫂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輒洗
急號群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把置膝頭撫摩良
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遷飛遠室中呼曰嫂嫂別矣吾怨
玆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益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閣。朝夕護之。惟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縕之曰。幾日而不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刀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烏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封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懈。第四年憔悴無火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御果。

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
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復議朝治
馳。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
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貸產入囊。改醮而
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袞。貧寡無歸。遂與居處。
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賞。妹適毛姓。毛
富賈也。女哀婚假。數十金付兄。兄從人。遣金陵。途中遇寇。資斧

盡。答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直父無訛。即又不敢狎識。乃自陳於屋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為僕。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名。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矣。主人惄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參其後母。後母姪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歎歎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憲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于趣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姪乃大驚。言彼負貳於此。

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諭其由。渝一晝夜。而牛已返。携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火動。牛以口齧其項。媿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攜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慄變委衣於地。化爲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慧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尚不能

辨伯叔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爲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瞽見之。童子雖無知。祇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鬻。鬻不得。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諳。生行思坐籌。無以爲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鎌。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此劙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醉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略無隔閡。頓念穴牆。則美人可見。而并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垣而出。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燈。

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妝矣。火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遣訶逐。遂潛伏繡衾之側。畧聞香息。心頑竊憇。而半夜經營。疲殆頗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入。大駭。急起。暗搖婢。醒。拔閥。輕出。敲窓。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往。則見一搢角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爲霍生。枕之始覺。遽起。目灼灼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懼。但覩然不作一語。衆指爲賊。恐呵之。始出涕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頭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銖。以言其異。共試之。駭絕。訝爲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爲可。衆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詰旦。假盜以告夫人。

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鏡。共笑曰。駿兒童猶不忘凶
器耶。生觀枕邊有鳳釵一枚。陰納袖中。已爲婢子所窺。急白之。
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頭曰。莫道他駿。若小意念乘絕也。乃曳
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願
拒。惟徧託媒氏。急爲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
者風示媼。媼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
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
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爲。我都憂憂。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
股時。何不將薦兒。媼女一併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
聞媼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
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詞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

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興故武評事女。小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之否。生覩然不言。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渝歲娶歸。女入門。乃以鍼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嘿。一日三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予慶他往。則事事經紀。固不井井。二年餘生一子。益仙。一切委之乳保似亦不甚顧惜。又四年。忽謂生曰。惟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嘿嘿盛妝拜母。返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良材而葬之。母已衰邁。每每抱子思母。

如摧肺肝。由是溝疾。遂憊不起。逆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無
魚。百里外始可購致。時廝騎皆被差遣。生純孝急不可待。懷貲
獨往。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躒。步不能忍。後
一叟至。問曰。足得母泡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火。以
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感極申謝。
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何不另娶。答云未
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
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
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獻母。母畧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
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周張渝時。夕暞漸墜。山谷甚雜。又不
可以極望。乃與僕分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徑崎嶇。不可復騎。

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路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縫。荒台墜卧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岐邊皆生小樹。約體如攔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穩。莫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三里許。忽睹廊舍。并無缸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則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抱祛鳴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况。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無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時非死所。瘞一竹杖耳。即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曰。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

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而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裯焉。生既退。約女同榻寢。女却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裏。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汚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可思。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窺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隨。翁無詞。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賸生離門。父子闔扉去。回頭哨壁。喚。無火隙縫。隻影竿竿。因所歸。遙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叫號。迄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鎚。鑿石攻進。且攻且罵。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洞底豁開二扇。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恐曰。既愛我爲婦。豈有待丈。

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刃器將入纏混欲死生得女意
願已慰不復置辦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爲
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
之不得歸而告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踪緒正憂惶所聞子自
歸喜承迎舉首見婦幾駭絕生畧述之母益忻慰女以形跡
詭異慮駁物聽求母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刻期徙往人莫
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
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墾汝父子扶櫬歸寢兒已成立
宜即留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墾後自返月餘孟仙往省
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墾未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
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後以技貢入北闈遇同

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受之視其卷。註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欵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并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裁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言昨夕尚共杯酌。母謂汝夫婦火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闇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爲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荐。以晉中祖墓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居人間。隨在探訪。

而終無踪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掃。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然既混跡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并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爲父母所憚。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爲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侵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墓。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

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爲戲云。汝之涼涼去。婦歸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閣後。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厨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厨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闈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痘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

着圍領。疾趨樹陰。掬石爲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座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着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清一半。陳笑曰。此頃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詒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凝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瑣大。數道厚膜。間內如櫓。櫓外奐草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髻簪。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窓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瘞出。將焉奈何。陳辨詰其故。

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遭所縱者牛
痘。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
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効。其廣傳此
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
合。亦効。拱手即不見。無向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秘其方。
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剗啖牛。殊罔所效。有牛
二百頭。倒斃殆盡。遺老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惄。
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拘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
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

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經此。入廟能徊顧。涉冥想。至夜。夢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宜塑其像。詰旦。村人語。夢患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爲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祠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爲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耻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即依於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授刻拔簽得梓
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嘿思。豈復任梓潼乎。
已而果然。

胡四娘

程孝思。劔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卒。家亦貧。無衣食業。求傭
爲胡銀台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
台有三子四女。皆祿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
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爲惛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
也。除館館生。供備豐隆。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婢僕咸抑諭焉。生
嘿嘿不較短長。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輒。羣又以鳴

征錕。詰其側。程携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努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晴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為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婿皆至。壽儀充庭。大娘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娘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慚怍。人見其事。事類痴。

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朴。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色羅中而不自知。况程卽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加意相懽。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既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才籍。囁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被黜。頭垂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貲小泰。携卷入都。時婁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訛。乃易舊名。說在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台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烏

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廣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
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貸
其沃墅。因購焉。既成。然後貰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
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達三郎完旨。
戚眷登堂爲餽。姊妹諸姑咸在。惟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
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
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娘卻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
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
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衆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帖。於
是爭把瓊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急。羣致怪問。俄見春
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

眼睛非解脫。幾挾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妹。出門登車而去。衆始知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扈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次參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日競賞財。柩置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塋。事事盡禮。殯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嘆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黨厄急。罔不極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裁答益懼。欲往求救。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

敢遽進。覩程入朝而後詣之。異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
嫌。閨人既通。即有舊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艸率。食畢。四
娘出。顏色溫寧。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
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
妹子一女流。幾曾見嗚嗚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
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
無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
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罔不詬
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
之往取怨謗也。俄四娘遣丫鬟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
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一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

郎之歸乃程力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
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蓬髮垂敝面至床前始
以手自分零面白出肥黑絕醜某大懼欲奔婦猝然登床力抱其
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嚥而氣不能
息嚥之稠黏塞喉終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嚥之如此良
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
滿數日不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仙人鳥

王勉字冕齋靈山人有才思累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罵多所

凌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誕。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已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闊。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弘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火頭。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携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

粧束。有侍兒代持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餕。王嘿然寂座。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酒闌。一叟唱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故繡囊。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揭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坎許。含歎寂然。無有効者。既閱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其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眾皆起。告別鶴咷龍吟。一時并散。道士設寶榻錦食。備生寢處。王初暗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己才調。自合斧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

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它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刲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勿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縫。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自己。隨石俱墮。砰然一响。汨沒若鷗。幸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趺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溫矣。視之。年可十六七。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至家。當爲處置。苟違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携所未運。

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為王更衣。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慇懃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鄰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娟。若芙蓉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

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頌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剝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猪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咮咮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珊瑚。含席燦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心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

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
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是月旦之詞。但囁嚅不
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
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慢。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
桓評。有云。羯鼓一過。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
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過。衆又不解。綠雲啟口
欲言。芳雲忍笑呵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
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數四過。其聲云。不通又不
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過不遑。王初以才名
自謂。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滌。桓諛而慰之曰。
造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王。衆未措

想。綠雲應聲曰。龜翁頭上再着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
脇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頗頗。不以
爲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袒叱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
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櫈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
書不有。畧致問難。響應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
則采蓮者。趙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闥。
幸芳雲語言雖曠。而房闥之内。猶相愛好。王安君無事。輒復吟
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
拙之一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
小生有極命之德。願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
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

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與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迨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痼癥聽之可矣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晦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爲妬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

之吹馬耳。效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渝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意。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姊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舜而受之。近而審諦。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椽。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棟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兜戲視之。而心竊嘆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遂得陪從。本不欲殘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艾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顧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過行。

踪跡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塗。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施去。
化為長堤。其濶盈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
望遼邈。芳雲止無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
轉眼化為巨第。并入解裝。則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
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生迎養。生命騎鷁詣故里。至
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
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
尚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况。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
擣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淳敝。衰老堪憐。相見
各哭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
燭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

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打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搗抑逼於平時。獨有黃子介風與同門學亦名士之次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秘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暗亦少間矣。是日臨客。始得辨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烏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同往省視。則含宇全渺。不知所在。

黑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况享受無窮乎。地仙許携殊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閻羅臺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慄
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悞調之。墮
遼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
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
未深信。既寐。又夢父讓之曰。父罹厄難。尚弗鍼心。猶奴夢置之。
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
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跪連泣。而告以故。魏
初不自信。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
世。懵懵。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
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辦慮無靜所。公請為糞除賓辭。許之。

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囁曰。去即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廂側。見階下囚人。斬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鑪油鑪。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告。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冤自有主。何得妄攀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彼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焉解脫。衆鬼嗥冤。其聲訟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畧入一牒。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即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刃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嘆咤而歸。及明視。魏則已死於廂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

諱其人

顛道人

顛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石爲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人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走。逐急棄蓋。共斃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炳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刃直前。蟠張吻怒。逆吞客喉之衆益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蟠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踪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

試一攀窺。則聞蟠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死。踰時少蘇。鼻歸道人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遊山。厭氣決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何可笑。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丈也。為人玩世不恭。章丘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着猪皮襪。公服持手本。俟周輿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丘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司農之堂。冠裳滿座。視其眼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於前。騰身跨之。致

聲拜謝飛馳而去。殷亦仙人之亞也。

祿數

某顯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遙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麪四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麪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饑。一晝夜十餘食。未及周歲死矣。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性嫋淑。而生母沈。悍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旦靚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瓶

自過。生素孝。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媢。媢雖奉事維謹。終不與交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媢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娶為。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衿。扶歸生族。璠家。璠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嫗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王率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嘿嘿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泪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進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反述其惡。且言婦已出。尚屬安。

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於詞。又見其意氣匈匈。慙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姨于媼。即沈姪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媼。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兼囑勿言。於是與于媼居。類姑嬪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歸而嫁。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為子謀婚。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舉姻。二成妻臧姑。驕悍戾胥。尤倍於母。母或怒以色。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歡。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操作。滌器

汎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疾成病委頓在床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於是奔告于媼與媼臨存入門泣且訴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慙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叉膺生窘極自肘下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子媼至母喜止之由此媼家無日不以人來來輒以甘旨餉媼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無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媼不肯少嘗食緘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瘥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問病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媼曰妹以去媼何如人曰嘻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者答

云不知然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婦。亟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烏乎而罵之。曰。瑕癥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忍。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爾婦也。沈驚曰。如何。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

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
伏地下。母慚痛自撻。媼力勸始止。遂為姑媳如初。十餘日偕歸。
家中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繡。二成稱饒。
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
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陵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
所用。虐夫及婢。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
大受朴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
肉盡脫。官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償如數納入。始釋歸。而
債家責負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翁以田半屬
大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敢
市吾業。又顧生曰。冥中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

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
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
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
深信。滅姑已率數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
金者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
母竊往窺之。見鑄石雜土中。遂反珊瑚繼至。則見土內悉白鏹。
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
得揭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滅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
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兄方陳金几上。與母
相慶。因實告兄。兄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
往酬債訖。甚德兄。滅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

以爪分者復讓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債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何如哉。我固謂兄賢不至於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徃哀債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堂裏真金一韭葉許。中盡銅耳。臧姑因與二成謀。畱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畱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秤之少五兩。命珊瑚質。奩妝以滿其數。携付債主。主疑似舊金。以剪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

詣兄所責數詬屬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
何怒為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
限已迫寸土皆非已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減姑欲以田歸兄
減姑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病痘
死減姑始懼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
死減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
治之減姑自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未半年而母病卒
減姑哭之慟至勺水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
不許我自贖也育十胎皆不存遂以兒子為子夫妻皆壽終生
養三子舉兩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災厄之惡不知積善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

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戡之也。戚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有此言乎。然應追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怒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昧。亦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繁。不甚閑切。不能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暗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

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給窺眢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上。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勦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况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匍匐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餓。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曰。

聞青麟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麟漸浮水來麟中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皆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等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思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復人世祈擩殘骨葬一義塚則惠久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之一此即何難但深在九泉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現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曳扶以行飄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暗房廊

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
儒服儒巾戴輶步不敢前叟已暗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
自陳叟曰我子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向因不
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投
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潞
堂攻煤於其祖堂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
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負堂子
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
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勿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
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教徒堂上燭常
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

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
千餘遍矣。翁一日謂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
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
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囁。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
訪既窮。母告官。係累多人。並少踪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
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至舊井。入洞見戴。撫之
未死。大駭。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歷。自戴入井。鄰人
毆殺其婦。為媿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
懼。亡去。族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
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覓
人入洞拾骨。俾各為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

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既歸堂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且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沒於水十餘人沉溺其中渴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汎高處得不溺縛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者苟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復有生人哉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蔡媼將使出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發軾之始不可草草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

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客求見者必以贊贊厚
者接以弈酬以画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譟已久自此富商
貴介日接踵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貲素仰瑞雲
固未敢擬同鴛夢亦渴微贊冀得一晤芳澤竊恐其閨人既多
不以寒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而欵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
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榮者藍橋叩曉闌有心尋玉杵端只在
人間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生倉猝遂別既歸
吟玩詩詞夢魂萦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修費復往瑞雲接見
良歡移坐近生悄然曰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淑之士惟有
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贊已竭綿薄得近芳容意願已足若肌
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

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悒悒。思欲罄家以博一愷。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媼頗恚。將強奪之。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贊。坐語火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遇數日。墨痕益潤。年餘。連顧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荏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垢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媼言。願贖作娘。媼許之。賀貸田傾裝。買之以歸。入門。牽衣覩涕。且不敢以伉儷自居。顧偹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聞者又

姍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美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價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於拘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間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一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歡心也。即令以盤器野水載指

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齋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者其仙歟

鹿啞草

閔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捲葉作聲鹿即羣至然牡少而牝多壯交羣牝千百必徧既徧遂死衆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啞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甦急鳴金施銃羣鹿驚走因取其草可以回生